

时代大变迁中的乡村命运追求

——读何冠雄长篇小说《幸福里》感想



代人既守着农耕文明的根系,护佑着乡村一方水土,也体现出乡村生活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是连根拔起,还是把根留住?乡村在思考,大家在思考,社会也在思考。

小说讲述了主人公李秦川大学毕业在城市安家,先在一家汽修厂打工,后来开出租,又去新疆开工程车,成立工程公司,最后返回乡村创业的故事。他周围的人在帮助他的同时也给他带来了困惑,但他始终用一颗纯真善良的心感动着周围的人,不懈努力化解矛盾,解决困难,不仅获得了爱情,也赢得了友谊,以及秦庄人、夏村人的信任和支持。

故事的时代特征十分明显。农村孩子考上大学,志在消灭城乡差别,而乡村却在生存中变化,在变化中消失,在消失中继续……不是周而复始,而是不断更新。

故事的最后是建设槐树沟,打造现代农村的样板,与“幸福里”小区相呼应,这是将城市和乡村连在一起,让美丽乡村与城市文明结合在一起,既迫切又十分必要。

典型性:人物个性特点的交织与扬弃

小说主人公李秦川是一个勇敢果断的人,也是一个有责任感的人。他往来在城市与乡村之间,受到爷爷李西周的庇护、母亲张凤梅的温暖、妻子魏冰倩的挚爱、陈尹西的情感关怀,也受到丈母娘吴淑芬的嫌弃、陈西光的欺骗、外甥赵三虎的意是生非以及其他损失的考验。他经历了两次重大车祸而大难不死,其奋斗的历程虽不是惊天动地,但也有特别的感人之处。

魏冰倩是李秦川的妻子,开始当老师,后来随丈夫创业。她沉着稳重,处事干练,聪明中有智慧,智慧中有失误。小说中她去西南培训学习的时间段,给主人公李秦川造成了极大

的麻烦,也成了生活中难以判断的煎熬以及人处低谷时的突变。

陈尹西是一个通向现代的人物,小说中的表现并不十分突出,但意义却必须有的。她是李秦川的灵魂伴侣、情感密友,却一直很矜持。走出国外,不敢深入面对内心的憧憬,坚强处略显脆弱。

吴淑芬是女主人公魏冰倩的母亲。小说中的这个人物是鲜活的、真实的。她的自私自利,嫌贫爱富,小市民意识,以及面临情感问题时的冷淡、嘲讽,符合城乡二元化社会的结构特点和生存需要,既典型又可悲,让人思绪良多。

赵三虎沉浮在城乡之间的漩涡中又不甘寂寞,给人始终无法安定的感觉。现实中这样的人很多……还有其他一些作者创造的人物,构成了小说《幸福里》的宏大结构。

复杂性:乡村呼唤城市的多声部交响曲

小说《幸福里》近十五万字的架构,将咸阳原上的风土人情、历史变迁、爱恨情仇进行了艺术再现。

小说是复杂的。表现在乡村的传统性与城市的现代性上,李西周传给孙子李秦川的瓷器是贯穿始终的;另一个是那枚从祖上传下来的神奇戒指,经过张凤梅、魏冰倩、吴淑芬,最后辗转到了陈尹西的手上,而且带到了海外。那些瓷器的分散与捐赠也具有传统意义上的分割与结合,体现了农耕文明与现代文明之间的差距,其间变化不可同日而语。

小说中几乎每个章节中都有秦腔唱段,不是点缀,而是生活的真实状态。累了乏了困了愁了,吼一声秦腔,心中便有一种喜悦直上云天。

乡村呼唤城市,城市也需要乡村。小说的

最后有三个选择:一是槐树沟的自然生态体现;二是肖河敬老院的生活状态;三是大秦饭店的运营模式。在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成的当下社会,建设精神家园的时间到了,而且已经迈出了可喜的步伐。文化自信是必须的,乡村城市都一样。

幸福里:卷轴式生活画卷的平行展开

现代小说已经逐渐从生活表象走向人物的内心世界,现实社会的趋同性和物质生活的均一性越来越明显。

小说《幸福里》是一幅卷轴式的生活画卷,而且是平行展开的。农民拆迁后居住的小区叫“幸福里”。而他们的幸福是什么?真正的幸福找到了吗?

李西周的幸福是将家传瓷器及物品交到孙子手中,是对儿子回归故里的企盼。李秦川的幸福是创造、是劳动,是不断克服困难取得的成果。

魏冰倩的幸福是生活和爱情、是美好的生活状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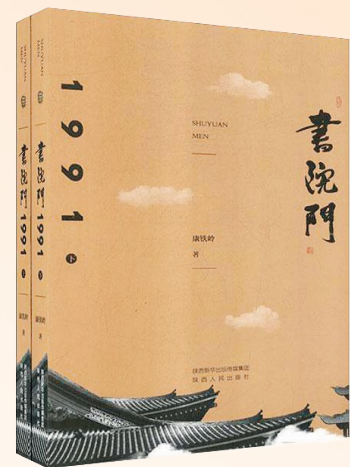
吴淑芬的幸福是最后面对死亡的坦然、自觉、无视和主动创造的快乐。

陈尹西的幸福是以身试毒、以身试药,医治其他人创伤的成就感。

在幸福里,每个人的幸福状态是不一样的,其实现方式和理解程度不一样,内心的欢喜和感觉也就不一样。

总的来说:时代的发展变化超出了人们的预期,快速发展的现代社会需要思维上的跃迁,也需要思想方式的重大改变。心理因素、生活因素、政治因素和个人因素叠加在一起,其厚重是前所未有的,是始料未及的。

在幸福里,每个人都有到达幸福的一条路。 □凌晨晨



一部秘史、变迁史和奋斗史

初识商洛籍作家康铁岭,接到他惠赠的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书院门1991》,望着鹤颜白眉年过花甲的他,怎么也想不到本该含饴弄孙或享享清福的他,竟然如陕西话说的“啜了个大活”。

不仅如此,继《书院门1991》之后,他已写就另一部百万字长篇小说《马道2001》——他创作规划中“古都三部曲”的第二部,即将出版问世。“古都三部曲”的第三部也在写作中。闻此,不禁被他活到老、学到老、写到老的精神所感动,挤出一周多的时间,几乎一口气读完这部百万字的鸿篇巨制。掩卷沉思,深感这是一部西安文化名街书院门的秘史、一部城乡变迁史、一部老百姓的奋斗史。

首先,这是一部西安文化名街书院门的秘史。巴尔扎克说过,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陈忠实将这句话题写在其长篇小说《白鹿原》书前。笔者以为《书院门1991》也堪称书院门的秘史。何以见得?笔者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至今,无数次到书院门访问乡党文友,聚会画友,但看了《书院门1991》后,方知自己所见闻不过是走马观花、蜻蜓点水。其实,在繁荣的表面下面

有着激烈的竞争、城乡的进退、真善美与假恶丑的消长。且看书中写道:张大圣把于松霞叫到身边,一边细细打问着,一边从腰里摸出一张名片递给于松霞细看,正反两面全印的是头衔,什么联合国文化传播大使、书画研究会理事,最小的名头也是华夏书画研究院院长!看到最后的落款是:书法巨匠张大圣大师。这二十多个头衔,不知重不重,也不知张大圣让这些众多名头压得喘不过气?人家敢印,这就有根有据。反正是改革开放了,一切自由了,你印个联合国秘书长也不会有人管。再说,这书院门就是书画家待的地方。你看南山来的木子山、刘大夫,刚来不都是街上摆地摊卖小玩意儿,这几年来,腰里都装着名片,一看保你吓出一身冷汗。就说这刘大夫,没上过初中,名片上印着世界华人联合会文化大使、宇宙书画院院士。前几个月还在马路上摆摊,眼下都租房开了书画工作室。听说去临潼约了美院教授刘老师、陕西大师来汉成开笔会,一张四尺的烂画,都能蒙个三百二百的了。书画市场之混乱由此可见一斑!

其次,这是一部城乡的变迁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城市化进程加快,农民进城打工成为时代潮流。书中写到的老小虎、智能、智行、智本、宋沧海、马东、三门峡老张,都是在农村生存艰难,只好来到书院门蹬三轮车、当学徒、写字、摄影、办班维持生计。同时,城市职工下岗也成为普遍社会现象,笔者同村的王某接父亲的班在西安北郊工厂下岗后,就到书院门租房画熊貓、牡丹,买房养家且小有名气。书中长安八怪就是一群下岗工人到书院门华而不实,想以“怪”取胜,结果可想而知。

再次,这也是一部老百姓的奋斗史。前面已提及老小虎、智能、智行、智本、宋沧海、马东、三门峡老张。再读书中的男女主人公晏子敬和李雯,前者是陕南小县城的小学教师,因和妻子感情破裂来到书院门以写字为生,认识了从关中来城来到书院门卖唱为生的李雯。本想在此通过卖字和李雯成家立业,但不料李雯选择了潼关开矿老板又作为老板的业务联系人先后委身王处长、徐总(后升迁为副厅长)。“她已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她不知道以后怎么面对晏子敬、赵先生、王魁、孙府生他们这群人。因为不几天她就成了腰缠万贯的大款了,再不是过去天天到戏园子去唱戏讨生活的李雯了。她成了在书院门有一大院子房东,人人羡慕的百万富婆了。”

西方哲学家说过:悲剧就是把美毁灭给人看。或如贾平凹在《极花》后记中所言:“现在的小说,有太多的写法,似乎正时兴一种用笔很狠的、很极端的叙述。这可能更合宜于这个时代阅读吧,但我却是不行。”作者虽然写李雯、小惠们的堕落,用笔却不极端,这源于作家的慈悲情怀、人性立场以及对现实的热望。

当然,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现实也是大有希望的。改革在不断深化,现实生活在不停推进,民生举措在不断改善,户籍改革、住房保障改革和养老保险改革政策的出台,让非城市户籍的农民工、个体经营者的生存状况逐渐好转,少些尴尬,多些尊严。晏子敬、李雯之类的悲剧也许就会日益减少,少些逃离,多些安居乐业。这不仅是亿万非城市户籍农民工、个体经营者的期盼,也是笔者、作家和读者的热切期望。 □王新民

青天一鹤见精神

——贾平凹小说《高老庄》读后

谈论稷甲岭的崖崩、白云湫的神奇,看石头神秘诡异的图画,听迷胡叔苍凉悲怆的歌谣,这一切赋予了高老庄原始而传统的一种无法破译的巨大力量。

小说《高老庄》现实感强烈,人情味儿浓,笔调冷幽,文风朴实,语言传神。在结构安排上并无明显界定,小处着手,大处谋略,承接有度,起伏自然,一张一弛,从容流畅。在贾平凹的笔下,世上“丑”也是美,美亦为丑。所有生活的重负和人生的苦难,都是极为宝贵的财富,闪着智慧的光芒,也照着琐碎与丑陋,从抽朴中洞显着生活的原生态,提炼着生命的本真。

在艺术上,《高老庄》依然体现着中国传统小说的语言特色:“涩溜善变,奇崛幽玄”,独成一体,并有《红楼梦》《聊斋志异》及《史记》等古典文学作品的情致和意趣,这也可能是贾平凹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吸引读者的魅力所在。与此同时,贾平凹善于运用虚实并叙的写作手法,实中有虚,虚中有实。实则写生活,虚则写精神,粗犷苍茫的大写意中有细腻精致的工笔描写,有老庄的意境,有禅宗的要义,因而他的作品在厚实中见清秀,抽朴中显大气。读完《高老庄》,掩卷沉思,我便联想起人们对《废墟》的种种微词,因为他曾因此受到了一些冲击,也“忘却了一些最初的读者”,这使他不但不重新审视并努力改变这种情形,“我得改造我的读者,征服他们而吸引他们”,所以他的基调是“以年龄和经历的丰富为基础的”,而《高老庄》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中诞生的。然而不论褒也好贬也罢,我们却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纯文学市场日趋萎缩、发行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出现了“贾平凹现象”:作为纯文学作家的纯文学作品,贾平凹越来越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这不仅使我们看到了贾平凹先生的勤奋,也因此折射出了新时期文学的辉煌,《高老庄》也将会再次征服并吸引读者,成为一个新的文学热点。“青天一鹤见精神”,贾平凹所推崇的正是这样一个大气魄、大境界,这使我们感动,使我们受益匪浅。 □胡永刚



老庄》正是在这种情形之中诞生的。然而不论褒也好贬也罢,我们却清楚地看到了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纯文学市场日趋萎缩、发行渠道不畅的情况下,出现了“贾平凹现象”:作为纯文学作家的纯文学作品,贾平凹越来越受到众多读者的喜爱。这不仅使我们看到了贾平凹先生的勤奋,也因此折射出了新时期文学的辉煌,《高老庄》也将会再次征服并吸引读者,成为一个新的文学热点。“青天一鹤见精神”,贾平凹所推崇的正是这样一个大气魄、大境界,这使我们感动,使我们受益匪浅。 □胡永刚

实现文学和理想的共同超越

——读闫群《一半烟火 一半清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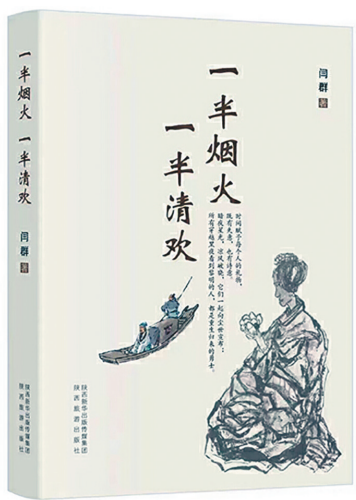
拿到闫群散文集《一半烟火 一半清欢》,我是非常激动的。

这是她的第一部散文集,从所写的文章中认真挑选出来了上百篇集结成书,可以说是她具有代表性的作品。这些作品从结构设置、语言风格、内容设定上都有其独到的风格,体现了对人性的洞察、对事物的敏感、对动物的怜悯等,所有的事件都令人感动。

凭我的编辑经验,每位作者都会把自认为最好的作品放在书的首篇,闫群也不例外。

书中第一篇《悠悠慈沟河》,看似在写一条河,其实她是在写生活在这条河里的人。作品描写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和命运,有着精妙的构思。她写到了村里患有癫痫的“疯子”,因为高考失利备受打击而癫狂,但她能分清别人对她的好,知道感恩。因为作者曾经救过她,她记在心里,每次见面就帮着作者捉鱼逮虾、讲故事、唱歌谣。从这一点来说,其实“疯子”并不疯,她只是有时糊涂罢了。

不仅如此,她的每一篇文章都特别注重开篇之语,都具有诗意的语言和哲理性的思想。比如在《时间的献礼》中她写道:“世事如落花,心境自空明。日子在岁月的白板上飞针走线,晃悠悠一天又一天。”又比如,在此书中她写道:“每次外出都是一场身心的救赎。”再比如,在《幸福的模样》中她写道:“这个世界每天都上演着不同的剧目,有人出生,有人辞



世;有人正在为生计四处奔忙。”类似于这种语言,还有很多很多,我不再多叙。

在非虚构的故事中,用虚构的文学手法讲述,这是闫群创作的高明之处,她也在书中充分运用了这种手法。她的这本散文集作品中所表现出来的内在动能、生活艺术触须的伸展度,都能够让读者感受到文学对生活纵深感触的探。《一半烟火 一半清欢》中,她写到了对人们生命体验,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所付出的巨

资讯

眉县作家跻身“国家队”

本报讯(席彦兵)日前,中国作家协会发布中国作家协会2023年会员发展公示,陕西眉县作家朱百强、王居明榜上有名。

朱百强生于1967年,现就职于媒体。中国煤矿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首届煤矿作家高研班学员。近年来,在《朔方》《绿洲》《延河》《红豆》《阳光》《雪莲》《小说林》《橄榄绿》《西安晚报》等20多种报刊发表作品60余万字。小说集《梦中的格桑花》获“六维”第二届宝鸡作家协会小说奖,短篇小说《欢迎北京女人》获第九届秦岭文学奖。

王居明生于1971年,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会员。1994年开始打工生涯,曾在非洲安哥拉打工五年多。作品散见《天涯》《黄河文学》《华西都市报》《山东商报》等报刊。出版有《沉沙集》《颠倒倒的黄昏是早晨启蒙》,其中诗集《哦,安哥拉》获首届雁翼诗歌奖。

据了解,随着两位作家协会“国家队”,眉县实现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零的突破。

李虎山纪实文学《庙岭本纪》出版

本报讯(黄伟)近日,陕西作家李虎山年度内第三部长篇纪实文学《庙岭本纪》正式出版发行。

30万字的纪实文学《庙岭本纪》是作者用第一人称作书而成就的故乡的“史记”。作者从1964年村上发生的一件令中国人难以忘记而感到意外的大事写起,一直写到2018年。其间,除作家去外地当兵求学外,凡村上发生的所有大事、变化,人们的喜怒哀乐均记录在案。

有专家阅读过初稿后认为,此种用年纪写法在当代作家中很少见,既有“史记”的味道,又有真实的人物和事件,还有强烈的文学性,是一部不可多得的翔实记录中国农村半个世纪变化的文学体史记。

